



2009 中国年度 短篇小说



迟子建《解冻》

陈世旭《立冬·立春》

铁凝《风度》

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

韩少功《怒目金刚》

邵丽《迷离》

刘继明《小学徒》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2009 中国年度 短篇小说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选编

6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0.1

(2009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4692-6

I .2… II .中…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3880号

200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

选编者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徐明 章勤璐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杜森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邮购 0773-3896171

传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本 710×980 1/16

印张 26.25

字数 482千字

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 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07-4692-6

定价 34.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编者的话

亲爱的读者，想象着你捧读这本沉甸甸的书的样子，我们的心底漾起阵阵收获的温馨，《小说选刊》我们一年的辛苦，夏雨和冬雪，都结进了这枚名为“二〇〇九”的果实。

二〇〇九，又一个十年的末尾，又一个“大庆”的年份。若用颜色来定义，一定应该是最炫目的红。那是五星红旗渲染的红，是安塞腰鼓里喜庆的中国红……天安门广场上，我们迎来了一次盛大的节日，歌声在飞扬，祝福在传递。祖国母亲甲子寿辰，共和国六十华诞，时间的感喟令“回忆”成为中国人的集体动作。关于“今朝与昔日”“历史与未来”，有太多岁月的回忆涌上中国人的心头。展开历史的画卷，回望六十年的风雨征程，每一大步都写满艰辛与辉煌，每一小步都听得到激情和奋进的乐音——家国相依，这是我们的家 and 我们的国。二〇〇九，中国人爱恋和自豪的情感，已经汇成了一条波浪宽阔的大河，流淌在东方每一寸土地。

《小说选刊》也在回忆，以文学的方式，小说的方式。我们发现，文学从来没有缺席。这六十年中每一个重大变革的时刻，以及那无以计数的寻常时日，共和国的往事和普通人的经历都被我们的小说记载并收藏。当历史被时光的沙尘风干、远去，小说里的故事、情感却依然那样鲜活、动人。

二〇〇九，还是发展中的中国走得比较艰难的一年，日益加深的全球化格局把一种名为经济危机的巨兽，从大洋彼岸带到中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仍将持续……幸好我们还有文学，也许危机中我们最好的安慰就是文学。在现代生活中，文学的特质与花草茶事相近，是心灵的家园，是绿意勃发的地方。不论身处的世界多乱，捧读总会让我们的心很快就安静下来。危机是最适合阅读的时候，也是需要文学慰藉人心灵的时刻。中国人向来有临危不乱的智慧，商业化的尘嚣中，当一切都慢下来，聪明的人不会放过这适于反思、返身向内的片刻宁静。

二〇〇九，同样在全球安家落户的还有一种名为甲型 H1N1 的流感病毒，阻

击战、防御战，相继打响。中国“战区”的一切部署都显得那么有条不紊，沉着冷静。大街上的口罩增多了，没有令人畏惧，更多的是唤起了人们关于“非典”的记忆。人们用万千感慨的口吻谈起那些曾经的逝去、爱和感动。那个非常时期中华民族所焕发出的大爱和大勇已积淀成一份永久的财富。人们掩住了口鼻，眼睛里却依然交流着关爱和信心。“非典”已经远去，“甲流”也终会消失，留下一个洁净的世界等待我们拥抱。

二〇〇九年底，世界气候大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在那个童话开始的地方，共同创造一个最美童话的吁求令人振奋。“绿色减排”的观念迅速地深入人心。骑自行车出行，节约点滴能源，爱护植物和动物——让我们做每一件细小而美好的事情，让地球恢复它可爱的模样，让人间留住诗情，为了我们依然能享受到、在小说里依然能读到这样的感动：春风吹皱了清澈的河水，草原上繁星如钻的天空……

难忘，二〇〇九！二〇〇九，我们已将你珍藏！抚着这本刻着“二〇〇九”的年选本，胸中涌动着又一轮春华秋实的感慨。我们为什么喜欢小说，挚爱小说，那是因为从小说中我们读人，读己，读世界，同哭，同笑，同思索。

告别二〇〇九，阅读，是最好的纪念。亲爱的读者，让我们在阅读中再相逢！

《小说选刊》编辑部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于北京

目 录

编者的话	《小说选刊》编辑部 (1)
迷 途	方 晓 (1)
水在瓶中	何丽萍 (19)
解 冻	迟子建 (26)
非法营运者	李咏芹 (43)
纯美的夜晚	李敬宇 (55)
同 学	季 宇 (64)
大 戏	津子围 (68)
留给傻子的春天	王 往 (86)
唢呐与银狐	第代着冬 (96)
好日子长着呢	黄丽荣 (104)
迷 离	邵 丽 (113)
老毕的艺术人生	萧 笛 (122)
三月三	傅爱毛 (142)
今夜无人入眠	斯继东 (153)
吼 夜	季栋梁 (170)
风 度	铁 凝 (180)
立冬·立春	陈世旭 (188)
宇 宙	笛 安 (203)
胭脂杏	陈 年 (213)
国际会议	范小青 (223)
打我一个耳光吧	刘 涛 (234)
阿米日嘎	次仁罗布 (246)

雪夜访戴	徐则臣 (259)
鼠浪岛	徐 岩 (271)
我不吃活物的脸	余一鸣 (284)
史铁生微型三章	史铁生 (294)
立夏·立秋	陈世旭 (298)
浮生记	艾 玛 (317)
坐 席	荆永鸣 (325)
爱情到处流传	付秀莹 (332)
内科诊室	铁 凝 (341)
致爱丽丝	裘山山 (351)
怒目金刚	韩少功 (361)
一生太长了	张 洁 (374)
草 原	尹向东 (392)
小学徒	刘继明 (402)
附 录	(413)

迷途

方晓^①

1

李贺被我哄走不到半小时，他母亲就来了电话，这个昔日的上级大声斥问我怎么如此无情无义，即使不念及与李贺的儿时情谊，也该看在她当初对我知遇之恩的分上施以援手。她列举了许多我已经印象模糊的事例，但我不为所动，只想寻找机会插话告诉她我离开局里出来干律师的真正原因。李贺母亲没完没了地诘问着，后来竟嚤嚤呜呜地哭泣起来，说自己命苦，老头死得早，儿子又这般不争气。方晓你不知道，她说，你不知道我家里现在坐了多少人，都面露凶光，有的还手握匕首钢管，他们想干吗，想对我老太婆动粗吗？我说不会。李贺母亲又说，方晓，你是李贺最后一个朋友了，你不帮忙他这次真死定了，你就看在我们两家世代交好，看在我死去老头的分上救他一命吧。我求你了，方晓，我给你跪下了。那边真传来扑通一声。我忙不迭地把听筒拿远点，朝着话筒吼，老领导你先起来。我心里在想，为什么她知道我是李贺最后一个朋友这种说法。但那边又传来，方晓你不答应，我就长跪不起。我好像只能答应了。半小时后，李贺又来我家拿走了十万块钱。他板着脸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

如果我当时回想起一个事实，这次就不会遭骗了。1991年，我和李贺还是同

① 方晓 1981年12月出生，安徽安庆人。2003年毕业于安庆师范学院。当过两年中学教师。2005年9月进入安徽大学，读法律研究生。现为律师。自2005年开始小说创作。

一个局里的同事时，他曾模仿局长的笔迹给我留了一张字条，安排我到山东的一个莫须有的小镇上接一个莫须有的人。当我在那里转悠几天一无所获满心不安地回来时，局里早已炸开了锅。但我质问李贺时，他却好像早已把这事忘了。

李贺从我这里借钱后，我思量再三，赶到他母亲的住所。李贺母亲矢口否认曾经打过电话，并对我描绘的通话情形嗤之以鼻，表示她即使立刻从三楼跳下去也不会干这种颜面扫尽的蠢事。她还嘲笑我活该，她都不再资助李贺分毫，而我却不经任何求证就轻易把十万块钱借给了一个赌鬼。我顿时冷汗直下，又立即找到李贺。他先是习惯性地狡辩几句，随即是他模仿他母亲的声音，说完一脸无辜任我宰割的样子，他知道我不可能把他怎样，我不可能像那些催债的人一样扬言要下他一条胳膊或大腿，那阵子，他确实被人四处围追堵截。

为这十万块钱，我的家庭几乎要妻离子散。事隔多年，我妻子仍然耿耿于怀，不放过一次攻讦我的机会。因为这十万块钱，使她又在租来的老房子里多住了两年。从这次事件以后，我就发誓不再理睬李贺。偶尔在街上，在一些人莫名其妙聚集的饭局上，我从未主动与李贺说过话。2005年冬天，李贺从北京回来，手里拿着一张传票来找我咨询法律问题，他妻子叶玲终于下定决心起诉离婚。我幸灾乐祸地看着他，并劝他放叶玲一马，毁了人家十几年青春，但不能毁人家一辈子。我还肆无忌惮地说了许多攻击他的话，我十分愿意与他不欢而散，然后告诉他那十万块钱我根本不打算要了，送给他买个上好的墓地好了。

对李贺而言，再恶毒的语言都不过分。我还想直接告诉他，我从事律师职业十几年，见过形形色色的坏人，但这些人里数他最坏。如果他还想跟我辩解，我更要直接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不是那些杀人放火强奸的刑事犯，而是他这种专门欺骗坑害朋友的人，他没放过一个朋友，一个不留。所有的坏蛋都还有朋友，而他一个没有。但这次李贺一反常态，并没有与我相互攻击，他只是热衷于与我探讨如果离婚那赎回一半的房产他能分到多少，那些尚未偿还的巨额债务是否还必须由他独自承担，还有，如果 he 不想抚养女儿是否有借口不承担每月的抚养费。我突然觉得，对这样的人再精妙的讽刺与挖苦都是浪费口舌。我索性一语不发，静静地看他一个人在那里自我设问自我辩驳。但李贺总有办法让我开口，漫长的几个小时过去，李贺又可以不花一分律师费就从我这里得到所有的答案。他自己得出结论：无论如何，不能离婚。

李贺有骗人的天赋。被他骗得最惨的人除掉叶玲，仍然不是我。一个我们共

同的朋友，趁经济复苏时期，毅然辞去公职下海，用买断工龄的几万块钱起家，几年后就办起了在肥城颇有影响的机械工程公司。他无疑有胆识而且聪明，但这些都李贺面前不堪一击。李贺带着两份伪造的合同找到他，一份销售药材的，一份购买药材的，中间的差价是二十多万。李贺不需要说什么，这个朋友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巨额利润，在得到李贺钱一到账就七三分成的承诺后，就拿出四十万全权委托李贺去操作。钱当然永远也不可能到账。待这个朋友感觉事情不妙找到李贺时，后者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诉状和伪造的法院传票，咒骂对方不守信用一直拖欠货款自己正在起诉他。再后来的借口，就是法院一直执行不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说这个朋友损失的只是金钱，那有人因李贺丢掉的却是宝贵的青春。有一个同事刚闹完离婚就接到李贺的电话，其时李贺已被开除出局只身前往上海闯荡。在适当表示悲痛之后李贺说，他所在的研究所正在招聘一位主任，需要行政干部出身，他各方面条件都合适，况且有自己引荐应该不会存在任何障碍。月工资是两万，而且办理上海户口。这些对一个公务员的诱惑都是巨大的，而且刚从伤感中出来，他也想尽快离开肥城这个“是非之地”。李贺说给他寄机票并订了最好的酒店就等他大驾光临实地考察。这人没经住诱惑，就乘机前往上海，懵懵懂懂直入传销中心。一年后东窗事发被捕，判刑两年。

但李贺没事。他天生有一种与欺骗才能同样优秀的直觉。他在上海风闻不对，立即潜回肥城。这无可厚非，但他的可恶在于，他并没有给被他拉下水的同事提上一句醒。

我一直沾沾自喜的是，尽管欺骗不断，但李贺并没有怎么坑害我。在他母亲还是我领导的时候，我宁愿把他对我施展的小欺骗看成他一时找不到侵害对象的技痒难忍。李贺也这样认为，并信誓旦旦地说我是他最后一个朋友。做一个坏蛋的最后一个朋友有时是很幸福很光荣的事情。但这一切的虚假都在2002年春天画上了真实的句号。

3

200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李贺在家里翻箱倒柜时被从外面回来的叶玲逮个正着。叶玲左手拽着女儿，右手把包压在胸前，满脸惊惧地问，你又想干什么？李贺微微笑着说，我们的房产证太老啦，而且还是我爸的名字，我找了一个房产局的朋友，他答应分文不收帮我重新登记到我的名下。他轻松的表情与手上不停歇的急促的动作极不相称。在把可能存放房产证的地方找遍仍然一无所获之后，李贺眼睛瞄向了叶玲胸前的包。他冲上去拽过包，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除

掉一串钥匙似乎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叶玲感觉胸口有血在急速地往上涌，但一句话也说不出，她感觉自己身体颤抖得很厉害，医生已经多次警告她不要过于激动，但好像她的生活中除了激动就没有其他的了。李贺已经开始用钥匙挨个打开存放叶玲私人物件的抽屉。没有。他索性停下一切寻找的动作，站到房子中间像个干刑侦多年的老警察背着手逐一巡视。终于，他看到了东墙上的挂钟，那曾是叶玲的嫁妆之一。它已经多年不曾转动，时间永远地停留在过去的某一时刻，以一种悲悯而深邃的目光沉默地俯视着这个家庭的一切灾难。这次李贺的透视功能再次起了作用，他没有失望。他从挂钟后面拉出房产证，用手掸去表面的灰尘，依旧鲜红无比。叶玲感觉整个房子都在李贺的手里震颤，她下意识地又紧紧握住女儿的手。她可控制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李贺是那种寻死也要编造千般理由的人，他并不想由此获得人们的信任，不过因为编造对他来讲是莫大的乐趣而已。叶玲根本不相信李贺的说法，但她无能为力。她在想着要不要冲上去和李贺厮打一番，借以祭奠房子的即将丧失，但显然无济于事，徒费气力而已。如果房子抵押仍不足以使李贺解脱困境——因为赌博的习惯，他的困境永远不能解脱——他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谁也不敢担保他不会卖了女儿。李贺停在那里做好防范叶玲随时上前争抢的架势，但这次没有。叶玲只是拉着女儿躲到桌后的墙角，眼睛里已充满那种濒临崩溃的惊恐神色，她手按在桌子上很久仍然支撑不了自己的身体，索性瘫坐到地上，惶惑地恳求李贺，求求你，李贺，放过我们的女儿。李贺顿时轻松下来，爽朗地笑出声，要上前来拉起叶玲，后者恐惧地尖叫着，手撑在地上不停地往墙壁上退，她无路可退，尖叫声更大了起来。女儿李清倒显得平静，歪坐在叶玲身边，双手不停地抚摸她的胸口。李贺立住了，伸出左手做出邀请的样子，他说，叶玲你不要这样，我只不过是去换个房产证而已，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你等着，两个小时后我就把新证交给你保管。叶玲瞅着他，眼里的恐惧越来越深，她朝李贺大叫，我要离婚！她又朝窗户、墙壁、桌子、屋顶、女儿大叫，离婚！李清终于被吓得哭起来。接着，叶玲突然极其冷静地对李贺说，你先去吧，回来我要和你谈谈离婚的事。李贺不以为意，几乎是轻蔑地一笑，有关离婚的事他们已经谈过不下十次了，但不能离掉，他有办法。李贺朝李清深有意味地看了一眼，温柔地说，照顾好你妈，那我去了。他怀揣着房产证急匆匆地下楼，但来到街上，转过第三个路口，他才敢回头看。

叶玲已没有机会再和李贺商讨离婚事宜。李贺拿房产证到银行抵押只拿到五万元，加上他从我这里骗走的十万元，仍然偿还不了三十多万的赌债。追债的人下了最后通牒，限定明天正午之前还清，否则自己提胳膊来见。叶玲、我，包括所有被李贺欺骗的亲人朋友都不可能对他动真，但那些人会。李贺比谁都明白这

一点，所以他干脆坐夜里九点的火车北上逃亡。

一夜无眠的叶玲盘算着放弃所有，一定要想方设法让李贺同意她带女儿走。她一直惶恐地坐在墙角瞪大眼睛等到第二天中午，推门进来的不是李贺，而是几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

4

李贺逃亡的这天夜里，我先后接到他两位至亲的电话。凌晨一点左右，叶玲在电话里跟我说，李贺到现在还没回来，她有预感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但不管怎样，她想离婚。我提醒她这个问题她已经向李贺提出很多次，因为始终没离掉甚至成为李贺向我炫耀的资本。叶玲的声音在深夜听来冷静之极，甚至有一丝鬼魅的气息，她在那边唏嘘起来，我听不清是低泣还是冷笑。她的声音真像一潭死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她说是提过很多次，现在她终于明白离不掉的真正原因了。我觉得这个女人善良得有些迟钝，以前我就想提醒她李贺的真正目的，但这与我办理离婚案件从不撮合当事人离婚的原则相悖。我不太信服离婚是一个社会问题的鬼话，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社会重视虚幻的集体而抹杀个人幸福的病态特征之一，任何人，只要自己愿意，只要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就可以无所顾忌社会的感受去离婚。但离婚毕竟是一件害己的事情，它残酷地把人多年的感情生活重归为零，或许还有他们的子女，从此必须接受残缺不全的世界，而且这世界在他们的心中一辈子都再也不能完整起来。所以，这次我仍然只是提醒叶玲，李贺一直想要李清，而你是绝不会放的。我听真切了，叶玲在那边狂放地笑起来。这种悲痛之极的笑声让人毛骨悚然，更让人无比心酸。我说叶玲你不要这样，为了李清你要好好活下去。我曾经设想如果自己处在叶玲承受的十几年的折磨中，可能早疯了。女人总是比男人坚韧。叶玲说，我为什么不好好活呢，不为了李清我也要好好活，我的命是我的，跟赌鬼李贺无关。我沉默。叶玲接着说——这些话似乎在她的身体里沉积了许多年，如今才百折千回姗姗来迟地到了嘴边，所以都有种陈腐的气息——滚他娘的李贺，滚他娘的那些脑子烧焦了的胡话吧，谁信呢。他是一个彻底坏透的人了，他当初连他父亲都不要了，现在连父亲一辈子辛苦挣下的基业都不要了，他会要他的女儿？下午我站在二楼，看他抱着房产证兴奋地快速逃跑的样子，我就明白了。我早明白了。他以为离婚什么都不要只要李清就能吃得住我，滚他娘的美梦吧。我息事宁人是想借机下台罢了。当初还想给李清维持一个表面上完整的家，现在我不了，我不能再伤害李清了。我说你想明白了就好。那边传来叶玲和李清骤然暴发的痛哭声，可以想象娘俩抱

头痛哭的样子，我见过不止一次。我说叶玲你不要这样，你应该让孩子好好休息。叶玲说，没事，我们都轻松了。明天我就来找你帮忙代理。她像一个总是设想着自己病人膏肓不信医生诊断的病人般又求证说，李清真会判到我的名下吗？她就是把这个问题设想得太严重了。所有惧怕离婚的女人总是把孩子设想得太严重了。我不假思索地说，不出意外的话，百分之百。这个问题我已经为她想过无数遍了。

电话挂掉后，我躺在床上抽烟。我无法想象一个有赌鬼存在的家庭生活将是多么难堪。我见识过许多关在监狱里的罪犯懊恼不堪痛哭流涕的样子，如果有一天，赌鬼李贺也被关进监狱，他也会突然良心发现每天晚上面对墙壁长时间忏悔吗？我曾经应一个当事人请求，向监狱主管部门呈递过一份申请，希望能在监狱里配备一位神职人员。这些白天劳动身体疲乏的罪犯们，晚上心灵的煎熬却绝不会因为身体上的疲劳而有一丝减缓。这个当事人，他们很多人并不信神，但现在却需要这样一个角色，而不仅仅是冰冷坚硬的墙壁。关进监狱里的李贺或许同样需要，他或许也会忏悔，但出来后，他肯定还是一个赌鬼。因为，他是李贺。

就在我模模糊糊要睡着的时候，电话又响了。这次是李贺的母亲，我在迷糊之中用了很长时间去分辨这声音的真实性。这个昔日的老领导一句惯用的呵斥之语提醒了我，她是真的。她说，方晓，你有没有在听？我说在，不好意思，刚才在找开关，我不习惯在黑暗中听电话，抱歉，您再说一遍。对她，我没法不虚伪地客气，这于我几乎是一种深入骨髓般的习惯。她情绪没有刚才那般激昂了，仿佛酝酿了很久的话讲出一次就整个人泄了气一般，她似乎都忘记自己刚才说过什么了，幽幽地在那里寻找着词句。我再跟你讲一遍，你不该借钱给他，今天晚上那些催债鬼给我来了电话，说李贺还了他们十五万，但剩下的我必须在明天中午之前想出办法，他们还警告我否则李贺会突然消失。我想安慰她不用担心。但我话没有出口，怎么可能不用担心呢。我其实更想说，李贺消失了并没有什么不好。她接着说，你不该借，还不还其实结果都一样，他仍然会被追杀。我想重新跟她强调，是李贺冒充她的声音我才借的，她即使不再是我的领导，但毕竟是一个老人。这是深夜，窗外漆黑无比，乱风暴戾地拍打着墙壁，发出尖利的呼啸声，企图冲进来，一点也不像白天还显得有些温情的城市。我不愿一个老人在这样的深夜感到伤心惧怕，无论因为谁借钱给李贺，我都不打算让他偿还。这是一个可笑的愿望。我借钱只是不愿别人指责我人走茶凉，即使是赌鬼李贺的指责也会让我难堪。我愿意用十万换取一份永久的安宁，我一日不借，一日都将处于李贺的算计当中，我觉得那样更危险。多年以后，我曾经问过李贺这样的问题，和他母亲的说法相似，既知必然要逃亡，为什么还要还上十五万，带上十五万去外

地做生意不也很好吗？李贺说，他并不想逃亡，他以为还上一些可以暂时安全，但事出所料，只有逃。他奉承我说，没想到这些人不像我，只认钱。他又强调说，他并不想离开肥城，当时母亲已经很老了，女儿也要上高中了。没有人会听信他这些屁话。

这天晚上，李贺母亲还跟我说起一件事。她拼命压低声音，然而在深夜里听来依然清晰无比，她说李贺也曾经向我借十万，我让他出了一张字条，他是我儿子，我只是想警告他，并非要他还。现在我想毁又不敢毁，想留又不敢留，因为没有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快入土了，无论怎样放在我这儿都不合适，你帮我收起来好吗？你是律师，我们两家又是世交，我放心你。

第二天上午，李贺母亲来了我这里一趟。她没说几句，我就借故忙请她走了，我担心她会在我办公室里撞上准备和她儿子离婚的叶玲。然而叶玲没来。我觉得她可能在等李贺，想与他先面谈，毕竟十几年的夫妻，她无法在白天也像黑夜里那般绝情，她仍然想先协商。对于这一点，他们都久经沙场了，商量起来没有任何障碍。只是此时，没有人知道李贺已经离开肥城。债主们都还比较义气，不去为难孤儿寡母。于是，叶玲又处在没日没夜惶恐不安的等待之中了。不幸的婚姻也在悄然延续。

5

李贺母亲在一个宁静的秋日上午骤然死去。老人的屋内凌乱不堪，桌上的盘子里还残剩昨夜的一些面条，旁边倒着一只满是茶垢的杯子。许多迹象都表明这间屋子鲜有人光顾。以前李贺倒经常来，尽管他带来的总不是什么好事。李贺母亲曾经在某一次费尽口舌才组织起来的家庭聚会上，对所有人坦言李贺是个最孝顺的孩子，至少他知道来看看她。

此刻，老人仍然端坐在楠木椅上，保持着一种等待与凝望的姿势。她的身体仍有一半沐浴在春日宁静和煦的阳光里，这使得她逐渐僵硬的身体似乎还残留着一些生气，另一半没在黑暗中的脸苍老黝黑无比，光线在向左移动，侵蚀着老人的生气，也企图使整个房间陷入冰冷的幽暗之中。叶玲用湿毛巾精心地擦拭着老人的手臂，她年轻的手在老人每根枯萎的手指中缓缓流动，李清蹲在母亲旁边轻轻划动着盆里的水。

没有痛哭声，即使我这个外人到来。李贺的三个姐夫姐姐都在不停地打电话，四处报丧。他们从未成为李贺的受害者，李贺曾自嘲似的跟我说，对这些一个个比鬼还精明的东西，他实在无计可施。

之前，我企图与死神赛跑，用一百元鼓励出租车闯红灯，十分钟就走完三十里的路程赶到李贺母亲的屋里。我必须问清楚那十万元如何处理。面对已去往另外一个世界一身轻松的老人，我仍然有冲上去把她拍醒问个明白的冲动。但看来关心这个问题的不止我一个，李贺的二姐夫和三姐夫走上前来，他们显得极为愤怒地说，刚才我们检查了母亲的遗物，存折里只有十五万元，说什么也不该是这个数，我们不能不怀疑母亲曾借过钱给李贺。是的，他们怀疑得十分有道理，所有人都可以猜想出李贺曾经怎样为难母亲。但我无动于衷。叶玲已经开始擦拭着老人的另一只手臂，老人此刻身上已经没有一丝阳光了。只有李清抬头惊惧地朝这边张望了一下，她或许很久没有听过这噩梦般的名字了。二姐从远处插嘴，肯定借了，妈真偏心。奇怪，她为什么不想想老人故去时膝下无子的悲凉呢。我又想到，老人如果把那十五万也一并借给李贺，他就不用逃亡了。这半年她必须时刻面对儿子去向不明生死未卜的现实和许多万分折磨她的想象。这无对错之分，也许她全借了，儿子轻松了，又沉迷于赌博了，某一天又债台高筑她却无法再施以援手了。对李贺而言，任何猜测都是无效的，人们对一个赌鬼不应该存在任何希望，爱他的人只能一点一点地救济他，好让他不致真被追杀。如我，那借出的十万毕竟给了李贺半天出逃的时间。我开始有点佩服起老领导的睿智来，那么她把那十万借条给我一定大有深意。

二姐又说，还有这栋房子。大姐插话说，不，还有李贺那房子。我看见叶玲一震。这些李贺的亲人们想干什么，李清急匆匆地说，我们的房子是我妈妈一分一分赎回来的。她的声音听来近乎咆哮了，一个弱小的身体里爆发的力量有时也是很惊人的，我向她投以赞许的眼光，众人不理睬小孩李清，三姐慢腾腾地说，再赎回来仍然是父亲的房子，以前母亲在我们可以不说，现在一切都得弄清楚了。他们都把眼光投向叶玲，叶玲仍然无动于衷，精心地低头擦拭母亲的脚。大姐夫这时才过来和我握手，他说，你看，方律师，这么少的遗产，分起来肯定有说不清楚的麻烦。对这位政府中层领导，我不太清楚他语气的重点在前还是在后。我干脆说，老人故去了，我们都很悲伤（我注意到他们中有人马上脸上布满愁云），老人生前也有请我当遗嘱执行人的意向。我顿住了，看着大姐夫。他点点头。我说，老人生前表达这个意思不是一次两次，但因为她还一直很健康我也就没太重视，如果你们同样赞成，我们就履行下法律程序。我逐一扫视他们，没有人反对，但也没有人支持，所有人都默不作声，只有李清坚定地向我点了几下头。我开始草拟了一份遗嘱执行委托合同，让叶玲抬起老人的手按了指纹，然后，让大姐、二姐都签了字。这是一个大家急于找钱但又惧怕麻烦的时代，所有人都愿意把这份麻烦无偿地转嫁给我。我也怕麻烦，但之所以承担下来，不是看

在我是李贺最后一个朋友的分上，而是因为李清。我不愿意孤儿寡母被人欺负。至少，我必须寻找个折中的办法不让她们从房子里被赶出去流落街头。

叶玲终于抬起头，朝我投过感激的一瞥，她无声地痛哭起来。

6

没人料到我会在一本老相册里找到一份遗嘱。李贺母亲在2000年的夏天未卜先知地安排了叶玲和李清的安身立命之所。即使作为遗嘱执行人，面对一群连李贺都欺骗不了的亲人，我实在无法保证叶玲母女不像多余的废品一样被扫地出门。遗嘱很简单：李贺暂住的房子归李贺所有。字迹潦草，落笔匆忙，但每一笔都很有力度。众人愣了片刻，马上有人提议这绝对是母亲出于李贺威逼而不得已的行为。但李清的反对使他们无言以对，证据呢？没有证据，所以一切就必须按此执行。

众人心有不甘，牢骚之语此起彼伏。叶玲说，其他财产我们不要了。她拉起李清开始往外走，说李清，我们给奶奶订做寿衣去。两个女人在这点上形成了默契，叶玲很聪明地领会了老人的睿智，她十分明了遗嘱上对其他财产的不置一词就暗示了她应该放弃，把被动活生生地抛给了其他人。

2005年夏天，李贺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没完没了地探讨他离婚的恶果时，突然问到这个细节，在听了我的简短而不耐烦的描述之后，他哑然失笑。他对母亲做法深意的判断和叶玲如出一辙，因此他还很无趣地开玩笑说，这样聪明的女人，即使他很失败也是不乐意与其离婚的。我提醒李贺最好不要用到失败一词，这会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个不屈命运的抗争者，而他显然不是，或许更恰当的词是邪恶。李贺对这样赤裸裸的攻击毫不在意，他沉浸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之中，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身后了无生气的天空，不停地敲打着桌面自言自语：不能离婚。

事后我认为，正是老人在一个燥热的夏日所做的决定再次挽救了李贺的婚姻。这种物质上的馈赠，给叶玲的聪慧以绝好的展示机会，而正是后者影响了李贺的某种决定。据我所知，叶玲的离婚诉讼形式大于内容，从2002年，叶玲的活寡开始不久，她就处于死一般彻底的平静之中，甚至可以说，若没有她一纸诉书的召回，或许她终身都将看不到李贺在肥城出现。叶玲也并非想与李贺彻底断绝夫妻关系而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在我某一段时间突然心血来潮为她物色对象的时候，她曾跟我坦言，哀莫大于心死。我说，人跟人并非一样。她坚持说都一样，生活都一样，至少区别不大。我愿意把这理解为她自己的生活，其时叶玲已经独自开了一个小餐馆。当生活把一个女人逼上绝路的时候，她惊人的能力和耐

力开始展现。那一阵子叶玲的生活安稳而平和，甚至说得上美好，因此我不情愿把她的话理解为对男人的普遍失望。

但当2005年夏天李贺在莫名其妙的幸福之后，充满自恋地回忆起他与叶玲结婚前几年的生活时，我不由得对叶玲的这句话产生了全新的理解，她应该在寂静与孤独之中同李贺一样想起过当初的幸福时光，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当中，还有谁对李贺尚存眷念与关怀，则非她叶玲莫属。而她想知道李贺的生死或近况，唯一干净利落的办法就是起诉离婚，逼李贺回肥城。

已经长大的李清在一次与我长达数小时的交流中对此种说法表示反对，说她母亲叶玲不过听信了她的怂恿才出这步险棋。我对这种言论只能报以宽容的微笑，出落得异常灵秀的大姑娘李清还不能明白一个十几年与恐惧时刻相伴的女人的任何想法都要借助外力。李清对我的反应很不满意，又提高音调解释说，所谓险棋是指母亲叶玲在赌鬼李贺一旦出现之后，只有两种选择，离婚或者重新接受他，两种方法都是险象环生的，谁也无法预知具体后果。同样，李清对已死去多年的老人的做法也表示谴责，认为使这种不幸的婚姻有了一个苟延残喘的物质基础不仅毫无意思，而且很残忍，这种自私的做法并没有丁点考虑叶玲的因素，而是完全出于对一个不肖之子的偏爱。这个叛逆而倔强的女孩的说法无懈可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接近真相。我只能与李贺2005年夏天在法庭上面对同样质问时的态度一样，回以苦涩的一笑。

2005年夏天的这次长谈快接近中午的时刻，李贺开始旁若无人地沉浸在他的回忆之中，他多次跟我提到了洗脚这样的字眼，似乎这就代表了他所能享受和理解的有关婚姻的全部温情和幸福。他说结婚之后，他们很幸福，每天下班回家叶玲都帮他洗脚。我因为不耐烦他没完没了地自言自语，便追问他难道没有其他相亲相爱的情节，李贺一时愣在那里，但马上笑容漾开在脸上，他说很多，但一个便够了，它是一种象征。

如果说从这天开始李贺良心发现，我愿意认为完全出于时间的功效。时间在某一个转口突然又把李贺拉了回来。我觉得没必要去深究洗脚的情节怎样突如其来地回归到李贺的意识里，又因何原因。说到底，不过是时间。正如时间让叶玲曾被恐惧完全侵蚀的心间又有了一丝对温情的想象一样。李贺也坦白承认并非害怕追杀才不去赌博，只不过在时间流淌到某一个时刻突然厌倦，或者突然忘了。对于这种玄虚的解释李贺作了一个比方，就像我们有一阵子一直看一本书，没有看完，但从某一天开始，我们突然开始不看了，或者突然忘了，而转看另一本，对于细碎的生活来讲，这稀松平常也不必引以为意。李贺又说，没有一辈子的强奸犯，那么也就没有一辈子的赌鬼。对李贺的这种说法我比较赞同，在我眼里，